

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也是其為相懸也亦遠矣○盧文弨曰篇末自具具而王至此文義淺雅當是殘脫之餘故不注耳

荀子卷第五

荀子卷第六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宇而異體同生字內無宜而有用雖於人無常定之宜皆有人無常定之宜先謙案虞王本注用下無人字是各本衍也。為人數也。王念孫曰無在理得其道使之不爭然後可以富國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四字連讀而下屬為義故失之。人倫竝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倫類也竝處羣居也其在人異道謂或求為善或生也。王念孫曰生讀為性故楊注云此求為惡此人之性也。人之性也生也二字本在楊注倫類也之上今本誤在楊注下與下文相連。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可者其

謂也執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
說也其禍患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競也說讀為悅若縱如是則
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智功名未
成則羣眾未縣也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居下然後羣
未縣則君臣未立也有既無縣隔則未有功名則羣眾齊等也
天下害生縱欲欲也。先謙案承上縱欲不窮申言之欲惡同
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死亡貪苦人之大惡存焉是賢愚
同有此情也無君上之制各恣其欲則物不能贖故必爭之也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技
也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眾物以養一人是物多而所奉
者寡故能治也。注中曰此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耳
非而能不能兼技雖能者亦不兼其技功使有分也謂梓人不
能兼官皆使專一於分不事也謂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
分則爭不相待遺棄也窮謂為物所困也此窮者患也爭者禍
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此已上皆明有分則能彊脅
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知分義也如
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老弱不能自存
以力相勝故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之事業謂勞役
有分爭也惡職業謂官職及四人之業也必使各供其如是則人有樹事
職各從所務若無分則莫不職各從所務若無分則莫不若無分則人患於樹立男女
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已事而爭人之功以此為禍也
之合夫婦之分合配也分謂婚姻聘內送逆無禮婦之父為婚
言婚姻者明皆以二人之命也聘問名也內讀曰納納幣也送
致女逆親迎也。盧文弨曰聘說文問也正切廣韻云娶也
後人入詩作平聲娉娉說甚注作聘今字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
失合謂喪其配偶也故知者為之分也知如字知者謂知治
道者又讀為智皆通

謂也執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
說也其禍患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競也說讀為悅若縱如是則
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智功名未
成則羣眾未縣也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居下然後羣
未縣則君臣未立也有既無縣隔則未有功名則羣眾齊等也
天下害生縱欲欲也。先謙案承上縱欲不窮申言之欲惡同
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死亡貪苦人之大惡存焉是賢愚
同有此情也無君上之制各恣其欲則物不能贖故必爭之也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技
也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眾物以養一人是物多而所奉
者寡故能治也。注中曰此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耳
非而能不能兼技雖能者亦不兼其技功使有分也謂梓人不
能兼官皆使專一於分不事也謂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
分則爭不相待遺棄也窮謂為物所困也此窮者患也爭者禍
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此已上皆明有分則能彊脅
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知分義也如
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老弱不能自存
以力相勝故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之事業謂勞役
有分爭也惡職業謂官職及四人之業也必使各供其如是則人有樹事
職各從所務若無分則莫不職各從所務若無分則莫不若無分則人患於樹立男女
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已事而爭人之功以此為禍也
之合夫婦之分合配也分謂婚姻聘內送逆無禮婦之父為婚
言婚姻者明皆以二人之命也聘問名也內讀曰納納幣也送
致女逆親迎也。盧文弨曰聘說文問也正切廣韻云娶也
後人入詩作平聲娉娉說甚注作聘今字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
失合謂喪其配偶也故知者為之分也知如字知者謂知治
道者又讀為智皆通

足國之道明富國之術也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裕謂優饒也善臧其

而善藏之○盧文弼曰臧古藏字正文從古注以今文節用以

解之楊氏往往如此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禮裕民以政以禮謂取之有度也彼裕民故多餘於人得優饒務

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易謂耕田肥以易則出實百

倍所出穀也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法取謂什一也以禮

實多也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以言多之極也夫君子奚患乎無餘墨

子憂不足○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

而且富厚丘山之積矣名實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

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貧則力不足耕耨失時也田瘠以

穢則出實不半不得其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

節用之○謝本從盧校節作而盧文弼曰元刻作無禮節用之

王念孫曰元刻是也上文云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

有貪利糾譎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糾察也譎發人罪

孫曰糾收也譎讀為橋橋取也言貪利而收取之也信二十四

年左傳注云糾收也方言云橋指選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

取物之上謂之橋指淮南要略覽取橋擷高注云橋取此無它

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

也弘覆如天又順於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言百姓與足君孰

不足也○盧文弼曰宋本正文并引不廢在王庭句注無解

今依元刻去之注百姓與足二句又見弟禮者貴賤有等長幼

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尺證反○盧文弼曰舊本不提

以政下結云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故天子袞衣冕袞與袞同

應為一段舊本是盧說非也今正天子袞衣冕袞與袞同

畫龍於衣謂之袞朱衰以諸侯玄纁衣冕謂上公也周禮公之

朱為質也衣冕猶服冕也諸侯玄纁衣冕謂上公也周禮公之

之服大夫裨冕衣裨衣而服冕謂祭服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

也大夫裨冕其餘為裨裨之言卑也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以

下亦服焉驚冕絲冕皆是也士皮弁服皮弁謂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素
 辟蹙其腰中故謂之素積也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
 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君子用德小人用刑量地而立
 國謂若王制天子之計利而畜民所出畜萬二千五百家度人
 力而授事謂若一夫受田百畝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
 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利也揜覆蓋也出入相揜謂量入為出使
 覆蓋不乏絕也○王念孫曰爾雅曰弁同也方言曰掩同也周
 頌執競傳曰奄同也○弁奄掩揜並通出入相揜謂量入為出使
 於入數也楊訓必時臧餘謂之稱數此之用有餘則以時臧之故
 揜為覆蓋失之必時臧餘謂之稱數此之用有餘則以時臧之故
 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
 無幸生此之謂也上下所為之事皆以稱數推之故無微幸之
 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平猶除也謂省商賈之數使農

也夫罕與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
 此以致優饒民之術也○先
 謙案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困故無分
 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大而人君者所以管
 分之樞要也樞戶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美謂美其有分
 之安之貴之三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
 之字皆謂人君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以分制制之故使或美或惡
 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美謂褒寵惡謂刑戮厚薄貴賤
 ○王念孫曰下二句本句或佚樂或劬勞美與惡對厚與薄對
 佚樂與劬勞對今本樂上勞上又有兩或字即涉上文而衍據
 楊注云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則正文非特以為淫泰夸麗
 本作或佚樂或劬勞明矣羣書治要同仁謂仁人也言為此上事不
 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唯使人瞻望自為誇大之聲

將以明仁人乃得此文飾言至貴也通仁人乃得此順從言不違其志也。俞樾曰聲字衍文荀子原文蓋作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也因也字誤作之後人妄加聲字耳下文云非特所以爲淫泰也句法與此同是其證先謙案此言先王將欲施仁於天下必先有分割等異乃可以明其文而通其順若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玉謂之雕亦謂之琢木謂之刻金謂之鏤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盧文弨曰不求其觀言非以此爲爲之鍾鼓管磬琴瑟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和謂和氣餘謂過度而作鄭衛者也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德謂君上之德輕重尊卑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質也疊勸勉之貌言雕琢爲文章又以金玉爲質勉力爲善所以綱紀四方也與詩義小異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重多也非特

以爲淫泰也固以爲王天下先謙案王天下王字無義此自屬人君言不得更言王天下王當爲一字之誤也儒效王制王霸君道王制王霸君道國諸篇屢言一天下非十二子篇云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語意正與此同亦作一天下治萬變材萬物材與義同先謙案非十二子儒下尤其明證治萬變材萬物效王制富國諸篇並作財萬物材疑當爲財羣書治要養萬民兼制天下者先謙案非十二子作裁王制篇一作裁義推之兼利是也利制形近而誤王霸篇云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楊注制衍字耳制利因相似誤衍卽其證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虛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知讀爲智。先謙案羣書治要兩知字並作智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厚恩厚也出死猶判也言判其死亡也覆蓋蔽也斷丁亂反。盧文弨曰正文末一也字各本俱缺今依上下例增先謙案宋台州本不缺也字羣書治要同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

有德者宜備藩衛文飾也

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也天帝親之

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愉歡。王念孫曰。愉。諡爲愉。愉。上當有不字。出死斷亡而不愉。

者民皆死其君事而不儉生也楊所見本已脫不字故誤以儉爲歡儉之儉下文爲之出死斷亡而儉儉上亦脫不字王霸篇

日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愉羣書治要引作不愉足正此篇之誤
楊不知愉爲古愉字反以不爲衍文謬矣說文愉薄字本作愉

從心齋聲爾雅桃偷也小雅鹿鳴傳作桃偷也周官大司徒則
民不愉桓七年公羊傳注則民不愉坊記注不愉於死亡釋文

竝音偷漢繁陽令楊君碑不愉祿求趙亦與偷同唐風山人是皆

人所改也。此篇之出死斷亡而不偷若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非觀去不字則後人亦必改爲偷矣。

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者多故親愛之也。先謙案

羣書治要 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有也字

謂也。詩小雅黍苗之篇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也鄭云集韻成也蓋猶皆也轉鐸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

將車者有牽犛牛者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故曰君子以德

小人以力君子以德撫下故百姓以力事上也力者德之役也力爲德所使役百姓之力

待之而後功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王念孫曰如揚說則功上須加有字而其義始明今案力

者功也下文曰百姓之羣特之而後功功者成也言百姓之材特之而後聚

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勢待之而後長和聚安長與功

德也。管子曰：「大德者，乃入功于司弓矢，失矢而繕之，鄭注：身功。」

材也
天下
修身
成材
莊子
曰天
道篇
曰帝
王無
爲而
天下
功立
言無
爲

則百姓之力訓爲功乎合案時之而後功者德之役也二

有功爲功苟書自有此語王霸篇事至佚而功疆國篇不煩而

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取
功君遺篇君子篇不重而取
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取
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

之而後聚百姓之執持之而後安百姓之壽持之而後長皆明

上之德化然後父子不得親兄弟不得順男女不得歡

無爭奪相親也之二行入親以夏行入月是

1

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古者語引以今之世而不然則也見釋詞厚刀布之歛以奪之財

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苛暴也征亦稅也苛關市之征出入賣買皆有稅也使貨不然而已矣不唯如有挾挈伺詐權

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敝之有讀為又挾挈其事挾挈其過伺盡也敝敗也或曰靡讀為靡靡散也敝盡也盧文弨曰百姓曉然皆知其汗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汗漫皆穢行是以臣或

弑其君下或殺其上弼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弼其城謂以城降人以為己利節忠節也此皆由

未有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也字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先謙案此明分與掩地表畝耕田使

夫眾庶之事也守時力民守時授人時力民使之疾力進事長功進其事業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將率猶主領也若今幸守

道前後皆言農事而此云是將率之事楊注曲為之說未為得也蓋古之為將率者其平時即州長黨正之官周官州長職若

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鄭注曰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為帥帥賈疏曰云因為師帥

者若眾屬軍吏則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為師帥也但在鄉為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已民為師帥即因為師帥

政寄軍令也又黨正職注曰亦於軍因為旅帥族師職注曰亦以軍因為卒長以是推之閭胥即為兩司馬比長即為伍長夏

官序官疏曰閭胥以下雖不言因為義可知是也此云將率即指州長黨正之屬從其在軍之名而稱之曰將率正見內政軍

令之可通揚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

注未達斯旨

天下之事也

是天下豐穰之事非由人力也。王念孫曰天下之事當作天之事不旱不冰寒暑和節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為故曰是天之事正對下文是聖君賢相之事而言今本天下之下乃涉上文下者而衍揚曲為之說非

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

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

盧文弨曰此下宋本墨子提行今案當連為一條

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

王念孫曰昭昭小也種顯昭昭也

乎之所見者小也故下文曰夫不足非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

也非公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

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

蓋當時以益為量考工記曰益實而反子曰何故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獲讀為獲然後瓜桃李一本

數以盆鼓

鼓謂數度以盆量之也禮記曰獻米者操量鼓數以盆盆下亦當有數字各本皆脫然後筆菜百疏以澤量

以澤量言滿澤也猶谷量牛馬然後義與上同。郝懿行曰筆菜亦蔬耳必別言之者士相見禮夜侍坐問衣膳筆請退可也

鄭注筆辛物蔥薤之屬食之以止臥玉藻膳於君有筆桃荀注云筆薤及辛菜也然則筆菜先於百蔬固有說矣然後

六畜禽獸一而刺車

刺與專同言一獸滿一車鼃鼃魚鼃鱸鱸以時別一而

成羣別謂生有與母分別也以時別謂不天其生

然後飛鳥鳧

雁若烟海

遠望如烟之多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之屬也除大物之外其間又有昆蟲萬物鄭云昆明也得陽而出得可以相食

陰而藏之蟲也。盧文弨曰注蟪字誤疑本是蝶字

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

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

先謙案宋台州本有衣

去聲三字

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

也。先謙案此二句與上文同荀反復申重以明墨之非以文

義求之不足上不當有有餘二字此緣上文兩有餘而誤衍

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

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

是于也故其賞行舉皆也是于猶言于是言生民所願欲皆在是于也是于也故其賞行是于也說苑亦作是于也。盧文弼曰正文

是于也故其賞行是于也說苑亦作是于也。盧文弼曰正文諸互易誤甚今改正下同 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

故其罰威其罰可畏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

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

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渾渾水貌如泉源言不絕也渾戶

反汭汭如河海汭讀為洩水多貌也暴暴如丘山暴暴卒起之貌言物多委積高大如丘山也

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

下大而富使而功大讀為泰優泰也使謂為上之使也可使則使有功當作佚而功形近而譌也王念孫曰宋呂錢翼本並作

使而功元刻作佚而功形近而譌也王念孫曰宋呂錢翼本並作而詳事至佚而功是其證疆國篇亦云佚而治約而詳下文勞

苦頓萃而愈無功正與佚而功相反元刻作使有功者涉注有

功而誤先謙案劉王謂有當為而是也改使為佚非也大而富

承上萬物得宜言使而功承上賞行罰威言文義甚明不煩改

字正論篇易使則功難使則不功尤為此使而功明證下文勞

苦頓萃而愈無功勞苦頓萃言墨道如此非佚字對文也今從

改正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琯琯降福穰穰降福

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詩周頌執競之

瑤皆聲和貌穰穰眾也簡簡大也鄭云反反順習之貌反復也

今從宋本又注反復也宋本與毛傳合元刻作說文作管磬雙

反復之也非又此處宋本與下分段今不從 故墨術誠行則

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闢而日爭墨子有非攻篇非攻即非闢也

必寡雖尚儉而民彌貧物不能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

非樂而日不和說文云頓下首也萃與頓同上下不能相制雖

貌也。王念孫曰頓如用頓之頓管子版法篇頓卒怠倦以辱

之尹注曰頓卒猶困苦王褒洞簫賦樂踞踞以頓頓頓卒

頓頓同 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惜莫懲嗟此之

謂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薦重也瘵病也

垂事養民垂下也。以上所操持之事下就於民而養之謂施小惠也。盧文弨曰宋本連上條今案當分段俞樾曰

垂猶委也說文女部姪也垂之為委猶姪之為諉也爾雅釋言諉諉累也孫炎曰楚人曰諉秦人曰諉是諉諉疊韻二字義

同垂之與委猶諉之與諉也垂事養民者委事養民也言委置其事以養民也下文曰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正與此垂

事養民相反又曰垂事養民也遂功者即所謂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也然則垂事

之義可見矣然則垂事養民也遂功者即所謂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也然則垂事

反嘔與譏同。郝懿行曰循與嘔同。嘔與撫同。拊循者謂撫摩也。悅之也。

聲蓋為小兒語聲慈愛之也。史記韓信傳說。冬日則為之餽粥。

項王言語嘔嘔其意正同。嘔嘔即嘔也。郝懿行曰說文楚麥

夏日則與之瓜。楚麥飯也。王舉反。郝懿行曰說文楚麥

進楚古人珍之。今登萊人煮大麥粥。甘楚殊美。奏諸君是則夏日

又祛暑必大麥者。小麥性熱。大麥味甘。又性涼也。以儉取少頃

之譽焉。是儉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

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姦人為治儉取其譽儻然要時務民儻

盡人力貌說文云儻終也要時趨時也。務勉強也。謂以勞役強

民也。儻子勞反。要一饒反。郝懿行曰儻與會音近。義可其訓

皆為終也。此言勞役不恤民力。經始即欲要終。趨時亟也。先謙

案二說皆非也。文選魏都賦。儻儻起李注。儻與儻古字通。據此

儻然即儻然也。廣雅釋詁。儻聲也。儻然猶儻然也。意。進事長功

注引。卑蒼云。儻儻眾聲也。儻然猶儻然也。意。進事長功

益上之。輕非譽而恬失民。譽而安也。言不顧下之毀。事進矣。而百

姓疾之。而百姓怨。是又不可儻偏者也。言亦不可苟且偏為此

不可二字。衍文。上言是姦治者也。此言是又儻偏者也。先謙案

應儻偏上不得有不可字。明矣。此緣下文兩不可字。而誤重據

楊注。所見本已。徒壞墮落必反無功。雖苟求功。利旋即毀壞。墮

從盧校。作徒壞。盧文弨曰。徒壞元刻。作徒壞。今從元刻。故垂事

刻是徒壞墮落。相配為文。作徒者。徒之譌耳。今從元刻。故垂事

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以用。先謙案言

故古人為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暘。暑氣也。詩曰。韓隆蟲蟲。暘傷

暑氣也。詩曰。韓隆蟲蟲。暘傷

暑氣也。詩曰。韓隆蟲蟲。暘傷

暑氣也。詩曰。韓隆蟲蟲。暘傷

暑也或曰宛當為與篆文宛字與與

字略相似遂誤耳與於六反熱也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

後時皆謂量民之力事成功立上下俱富。郭銘行曰富與福同古字通用詩云何

神不富富即福也此文不為富言故知為福上云夏不宛喝而

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此正上下俱受其福之意而

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

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均平均辨明察也。郭銘行曰辨與偏同

古字通用荷書辨多同辨辨宜訓治楊氏不明假借之義每以

辨別為訓往往失之此辨又為偏之假借當訓周偏而云明察

其失甚矣王霸篇治辨之辨又與辨同王念孫曰辨讀為平平

辨古字通若堯典平章之為辨章平秩之為辨秩是也曉胡娘

辨為明察則與均異義矣先謙案王說是故君國長民者欲趨

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

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自故君國長民已

脫誤或曰累解累釋釋也言君國長人欲趨時遂功者若和

調而使要累解釋則民速乎急疾言效止之急不後時也若忠

信均辨則民悅乎慶賞若先責己而後責人則民畏乎刑罰累

皆當有矣字與說平賞慶矣對文俞樾曰累解與和調皆二字

平列訓為要累解釋非其義矣儒效篇曰解果其冠楊注引說

苑蟹蟹者宜禾為證竊謂累解與蟹蟹一也彼從虫而此否者

書有繁簡耳蟹蟹到為累解猶和調亦可云調和也說苑以蟹

蟹汚邪對文則蟹蟹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三德謂

解忠信均辨正己而後責人也誠乎上謂上誠意雖欲無明達

行之也嚮讀為響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

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書康

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為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

急也。盧文弨曰元刻作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與今書同案

路又作謬說見管子振罷露下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慤是閭主已便嬖左右小臣寵幸者也信者不慤所親

信者不願慤也主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孰盡察俗謂風俗取謂風俗與謂賜與計數計算也須待也孰極察然後行言不簡易急於貪利者也。俞樾曰俗當為屬聲近而謬也下文又曰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可證俗字之誤楊氏不據以訂正而曰俗謂風俗失之須字無義乃順字之誤禮論篇曰非順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亦以順孰連文是其證順與須非其禮義節奏也芒軻侵枯是辱國已謂行禮義近而誤楊注非或讀為荒言不習孰也軻柔也亦怠情之義侵與慢同格不堅固也辱國言必見陵辱也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已

安難不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慤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

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不汲汲於貨財也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陵謹言深於禮義也謹嚴也言不敢慢易也。盧案郭意當作陵然則陵謹義相近郝懿行曰陵懷雙聲懷敬懼之貌與謹義近文選甘泉賦注引服虔曰陵懷雙聲懷敬則凌兢陵謹亦雙聲字義皆可通釋言陵懷也釋文引埤蒼云懷深也然懷蓋凌之或體字凌陵又皆假借字耳經典此類古無正文大抵義存乎聲讀者要必明為假借斯不惑矣楊注望文生訓以陵為侵陵則謬矣先謙案王氏念孫云陵嚴密也說見致士篇節奏下注解為禮之節文是也樂論篇云比物以節節合奏以成文邦氏懿行云節以分析言之奏以合聚言之樂記節奏亦同此義

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雖舉在至公而必先親故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脩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躁暴急之人也。王引之謂也方言曰剽搶也秦晉之間曰搶楚謂之剽剽與躁古字通商子惡令篇曰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韓子有度篇曰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闢其佞說疑篇曰躁詐之人不敢北面立談又曰躁佻反覆謂之智皆其證也汙與脩相反悍與愿相

反躁與慈相反是躁為狃 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驗言其上

狃之義非暴急之義也 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

則兵弱漸將率不能則兵弱率與上好功則國貧民不得安業

盧校作上好攻取功盧文弼曰元刻無攻取二字王念孫曰案

錢佃校本亦云上好攻取功諸本作上好功案諸本是也上文

以不隆禮不愛民對文以已諾不信慶賞不漸將率不能對文

此以好功好利對文則不當有攻取二字宋本攻即功字之誤

又衍一取字先謙案王上好利則國貧重也士大夫眾則國貧

所謂三百赤芾古通用 工商眾則國貧農桑者少無制數度量則

國貧則物耗費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百姓與足故田野縣

鄙者財之本也垣窮倉廩者財之末也垣築牆四周以藏穀也

廩窮則教反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

貨之流也序上不奪農時也等賦以差等制賦貨財皆錢穀通

名別而言之則粟米布帛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

而財錢布帛貝曰貨也 而時斟酌焉謂賦斂間謂勸課時斟酌

而上不憂不足先謙案此文上下對舉下上俱富亦以上

談也荀書夫俱訓彼此篇迭見夫下者彼下也自上文故明主

實下言之故云彼下後人習見天下以夫下為誤而改之而於

文義未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所藏

言上下不相隱。郝懿行曰此富字用本義藏當作藏古藏字

也先謙案上文兩言無所藏之楊注以言多之極也得荀子文

意此文兼言上不憂不足故云交無所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

減之意與上同注云上下不相隱非也 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無食菜之

遂行曰有餘謂有九年之蓄禹治水八年於外至十年而後平

旱言千里日後下疑脫七年之後四字承上故禹十年水湯七年

與今本同蓋皆誤 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

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蹙也伐其本竭

其源而并之其末

○顧千里曰未下疑脫其之其流四字承上知本末源流之謂也言之楊無注宋本與今

本同蓋

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

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

扶持之

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者貪也○王念孫曰持載也中庸曰

辟如地之無不持載是也楊說持字未確說載字尤非見下先

謙案夫是之謂至貪與上句意不貫且如上文所云其為至貪

甚明無煩贅文食疑為貪此言觀國之貪富有徵伐本竭源覆

亡立見故雖倉廩實府庫滿而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

謂之至貪也貪貪形近而誤

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

也皆以貪君人者亦可以覺矣以此自覺悟也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

此言無道則雖大必至滅亡有道則雖小足以獨立也

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凡攻伐者

征暴之名則求貨財土地之利不然則以忿怒不出此三仁人

事也為于偽反○盧文弨曰舊本不提出今案當分段

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用為也行仇隆高仇舉也舉崇高遠

日案楊說仇字之義非是仇者極也廣雅曰亢極也乾文言曰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好義同極注曰亢極也漢書五行志曰兵革抗極亢抗字異而

義同極注曰亢極也漢書五行志曰兵革抗極亢抗字異而

高猶言致隆高仲尼篇曰非致隆高也非致隆高也非致隆高也

篇曰致隆高恭致忠信期文理謂其有條貫也布衣紉屨之

文理皆其證矣

士誠是則雖在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紉條也謂編

之履也或讀為穿王公不能與之爭名言名過王公也

與之爭名言名過王公也

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

載猶任也以國委任賢士則天若是以則為名者不攻也祇成惡

下莫能隱匿言其國聲光大也

名故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械用說見王制篇上下一心三

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

遠舉極戰則不可

可爲一句非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保固爲何保安也言境內
之聚既安且固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保固爲何保安也言境內
軍取之將若撥也者午觸也言境內之聚安固則視觸人之軍
然疆國篇亦有視可進司開之文舊說恐未可午其軍取其將若
撥先謙案見可而進司開之文舊說恐未可午其軍取其將若
撥之牙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種麥賣之名曰種據鄭之說種麥
刻文昭曰此本鄭康成周禮之注種麥依古義正種麥耳郝懿
行日午者逆也彼來而此逆之易此種麥依古義正種麥耳郝懿
遠人注義當然也今注又云今河間以乾煎則質輕脆故撥去之甚
逢音當音達今注又云今河間以乾煎則質輕脆故撥去之甚
逢音當音達今注又云今河間以乾煎則質輕脆故撥去之甚
引先鄭於義已足而并變引然張起此後鄭義與先鄭異楊注既
鄭之說雖夢之牙也二鄭皆無此義楊氏不知而妄測之皆據
書願命篇敷坐豐席故氏傳曰豐亮正義曰釋草云莞符離郭
璞日今之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王肅亦云豐席莞然
則豐者蒲也蒲之爲物至脆弱故以手撥之至易也字本宜作

豐從麥旁作選乃古文段借
字楊泥本字爲說故失之
有所得不足以藥其傷補其所敗言所獲不如所亡也彼縱
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段字韓用正
字耳藥傷即療傷也楊注曰藥猶醫也雖得其義未得其字
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爲利者不攻也愛己之爪牙畏
于僞將脩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慎讀曰順脩小事大弱事
國也。郝懿行曰慎即謹也謂謹持此義注每禮節將甚文珪
讀慎爲順今亦不能悉正讀者以類求之可也禮節將甚文珪
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所用聘好之物碩大也珪璧所以說之者
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雅禮讓
後人雅俗相儷則謂嫺雅史記司馬相如雍容嫺雅彼苟有人
是也苟書雅字多對鄙野而言此云雅文即雅雅耳彼苟有人
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王引之曰忿之當
則爲名者不攻也則爲利者不攻也下文云爲名者否爲利者
否爲忿者否皆其證今本爲忿作忿之者涉上文誰能忿之而

誤信謠言
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
否不攻也則

國安於盤石壽於旗翼
盤石盤薄大石也旗讀為箕箕翼二十

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宿亦其類也或曰禮記百年日期

度之多天官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

起而治之或曰按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

兼人不唯持其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此之謂也曹風尸鳩之篇

持國之難易論守國難易之法也。盧文弨事強暴之國難使

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

則約定而畔無日約已定隨即畔之無日言不過割國之錙銖

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十黍之重為銖八兩為鎰此謂以地

之獸一占反韓詩外傳作割國之疆垂以賂之也。盧文弨曰

案今本說文云銖權十分黍之重也以禾部云十二粟為一分

重為銖蓋用許說而轉寫脫誤八兩為鎰又用禮記儒行鄭注

與說文六銖異王引之曰八兩為鎰用鄭氏儒行注也案二十

四銖為兩八兩為鎰鎰與銖輕重相遠不得並稱古人言鎰者

其數或多或少淮南子注言篇謂國之鎰鎰以事人高注曰六兩

有千金之璧而無鎰鎰之璽鎰鎰注曰六銖曰鎰入銖曰鎰

二十引風俗通曰銖六則鎰二鎰則鎰又十二銖為鎰此數

之少者也此文及儒行皆以鎰銖並稱輕重必不相遠則當以

六銖曰鎰為正訓鄭楊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王念孫曰韓

皆以八兩為鎰失之

於義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也。先謙案注單盡也三字當

在上文則貨寶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

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嬰繫於頸也寶謂負戴黃金而

遇中山之盜也雖為之逢蒙視詘要撓觸君盧屋妾由將不足

以免也逢蒙古之善射者謂與屈同要讀為腰繞曲也
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既微視又屈腰繞曲言俯伏畏懼之甚
也君廬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廬屋之妾猶言箕帚妾卑下之
辭也雖畏懼卑辭如此猶不免劫奪也○盧文弨曰逢蒙觀言
不敢正視也不引善射人淮南子有龍蒙目視語君盧句疑
有訛字洪頤煊曰逢疑作蓬下當脫髮字郝懿行曰逢蒙疊韻
字也此等語言古來或無正字往往但取其聲王念孫曰逢蒙
視微視也淮南本有龍蒙目即視也今本衍視字辨見修務
篇又賈子勸學篇有風蜺視鈴○今本衍視字辨見修務
近淮南謂之龍蒙皆微視之貌劉台拱曰君廬屋妾君疑作若
言訛要繞腰若廬屋之妾也漢書鮑宣蕭望之傳皆有蒼頭廬
見注謂官府之給廬役者所居為廬因呼為廬兒先謙故非有
案逢蒙觀王說是訛要繞腰楊說是君廬屋妾劉說是廬兒
一人之道也謂不能齊一其人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但巧繁
多拜請以畏事之也○王引之曰楊說非也繁讀為敏讀為繁
謂便佞也臣道篇云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也上文云逢蒙
視訛要繞腰若廬屋妾即此所謂巧敏拜請而畏事之也韓詩
外傳作特以巧敏拜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
畏事之是其明證矣

如此雖得免禍亦不足以為持國安身之術故明君不言也○
王念孫曰呂本以下有為字乃涉注文而衍盧本亦沿其誤錢
本無為字是也道由也言此舉人之術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
君不由也楊注失之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今依王說改從錢本
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
齊整也節奏禮之節文**百事齊於官**有法度**眾庶齊於下**上政
也謂上下皆有禮也**故民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致極也極願來附也○王念
齊一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孫曰外傳作遠者願至亦於**
義為**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名聲如火炙之也**威強**
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台州本作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譬**
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烏獲秦之力人舉千鈞者焦**
僥短人長三尺者搏闔也**故曰事**
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卷第六

荀子卷第七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用之利者無人主者天下之利執

也執之最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

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先謙案兩也字有之不如無之國

不如及其暴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暴謂窮極之時。盧文弨

有國也二齊湣宋獻是也湣與閔同齊湣王為淖齒所殺宋獻

字宋本無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故人主天下之利執也然而不

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必將以道守之。先謙案廣雅釋